



[美] 欧文·华莱士 / 著

[第七个秘密]

The Seventh Secret



THE ANTHOLOGY OF
IRVING WALLACE

欧文·华莱士文集

光明日报出版社

第七个秘密

[美] 欧文·华莱士 著
王金铃 译

光明日报出版社
1999.1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 - 98 - 2049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第七个秘密/ (美) 华莱士 (Wallace, I.) 著; 王金铃译. -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1999.1

(华莱士文集)

ISBN 7 - 80145 - 076 - 0

I. 第… II. ①华… ②王… III. 长篇小说 - 美国 - 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35488 号

第七个秘密

[美] 欧文·华莱士 著

王金铃 译

☆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永安路 106 号)

邮政编码: 100050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通州运河印刷厂印刷

850×1168 1/32 * 12.125 印张 268 千字

1999 年 2 月第 1 版 199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

ISBN 7 - 80145 - 076 - 0/I·31

定价: 20.00 元

版 权 声 明

The Seventh Secret

根据 1986 年 New American Library 版译出

美国欧文·华莱士作品版权已经登记注册，未经书面许可，不准以任何形式——不论是电子的或机械的——对任何部分进行翻印、音像制作或信息储存和检索，违者必究。

该作品的著作权人，于 1996 年 7 月 10 日授予王金铃先生中文版本的独家翻译权和专有出版权，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许可，不得擅自翻译或出版，否则视为侵权，必追究其经济和法律責任。



他离开那个僻静的小间，走出记者招待会，穿过拥挤的克兰兹莱尔咖啡馆，出现在阳光灿烂的库丹门大街，此时心情分外高兴。

这是7月下旬的一天，时间刚进入下午不久，哈里森·阿什克罗夫特博士（自去年开始称为哈里森·阿什克罗夫特爵士）站在熙来攘往的库丹门宽敞的人行道上，心想先把下面的工作放放，稍事休息再说。5年里，这是他第十次访问西柏林，他知道自己已经到达了他那部具有里程碑式的著作的最后关键时刻，他就要揭开那个大秘密了，他的工程就要有个成功的也许是震惊世界的结局。

他在牛津大学基督教学院讲授现代历史，他曾想办法请了假，写作这本令人咋舌的传记。自阿道夫·希特勒完蛋后的40年里，纳粹元首令人震惊的传奇故事，一直吸引着他，让他欲罢不能。作为他的第14本著作，也许是最有纪念意义的一本，阿什克罗夫特最终下定了决心，写这本盖棺论定式的传记《希特勒其人》。不过，他在一开始就意识到，像他这把年纪——

当时已 67 岁了——所有的研究工作和写作，不能独自一人干，他邀了 34 岁的年富力强的女儿埃米莉同他合作。埃米莉是牛津大学才华横溢的历史讲师，从一开始他就知道，埃米莉是最佳的合作人选。

要说与其父合作完成这部煌煌巨制，埃米莉具有无与伦比的素质和能力。20 年前，阿什克罗夫特博士的妻子在一次爬山事故中丧生，博士就得自个儿把女儿埃米莉养育成人。这个女孩子整天在学术环境和书堆中生活，耳闻目染，又加上走南闯北，广见博识，成为像他那样的历史学家，倒是顺理成章的事。她所学的专业也是法国和德国现代史，对这两个国家的语言也讲得很流利，而且，对现在看来似乎十分遥远的传奇式的二次世界大战，及那位稀奇古怪的阿道夫·希特勒在其中所起的主导作用十分着迷。在早期的研究阶段，埃米莉曾两次陪父亲去过柏林。阿什克罗夫特博士此次造访这座西德的第一城市，也许是他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次，他把埃米莉留在了牛津，让她为他们的最后冲刺整理笔记。

他们的最后冲刺是指揭开最后一个秘密，即 1945 年 4 月 30 日在旧帝国总理府旁边的地下元首暗堡深处，阿道夫·希特勒和他做了一天的妻子爱娃·勃劳恩的死亡秘密。

两个月前，他们亲自做了大量研究工作——在西柏林和幸存的见证者进行了对话，在东柏林，通过他的朋友兼同行奥托·布劳巴奇教授，查对了苏联提供的医疗报告和照片——阿什克罗夫特博士同埃米莉一道业已准备接受传记作家及历史学家们对希特勒之死所得出的标准的权威说法。

上次访问西柏林时，他的那本带有最终结论性的希特勒传记在西柏林已家喻户晓，这部传记著作只剩下最后的章节就要

全部完成了，但就在他回到牛津后，收到了来自西柏林的一封信，让人吃惊的信，打乱了已成的定局。此信完全出人意料，让他颇犯踌躇。

该信是一位名叫马克斯·蒂尔博士写的，他自称是希特勒的最后牙医。蒂尔博士读过有关阿什克罗夫特的重要传记的报道。作为认识希特勒本人的少数幸存者之一，蒂尔博士想让这本书比以前出版的任何这类书更准确。

接着，在信的结尾，蒂尔博士扔下了他的炸弹。

到目前为止，所有记载希特勒和爱娃·勃劳恩的历史，在一个重要方面兴许都错了，极有可能希特勒和爱娃 1945 年在元首暗堡里没有自杀，他俩可能愚弄了全世界，他俩很可能还活着。真格的，蒂尔博士握有证据可予以佐证。

在最初的震惊之后，阿什克罗夫特开始回到现实中来，因为他女儿埃米莉提醒他，自希特勒和爱娃死后，不断有人提出他俩并未自杀的理论和线索。发疯的人到处都有，而且固执己见，马克斯·蒂尔博士听起来就是这类人中的又一个。埃米莉说，蒂尔博士也肯定把其所谓的证据给过此前的传记作家，显然他们都认为对此还是不予理睬为宜。埃米莉也劝父亲别理他，将这封胡言乱语的信扔掉，和他一起继续编写，把传记搞完。

然而，这封信却不断地困扰着阿什克罗夫特。他历来对一切要求精益求精，不辞辛苦，从不回避学术上的挑战。他又读了几遍蒂尔博士那封简短的信，最后相信该信是真诚的。他要弄清蒂尔博士是否真是他自称的那个人。

他真是希特勒最后的牙医吗？一周的调查使阿什克罗夫特得到了满意的答复。蒂尔博士的确是希特勒的最后一个牙医，

一名柏林专家，一位真正的口腔外科医生。他在德国独裁者生命最后的六个月里为其治疗过几次。而且，这封令人难以平静的信是蒂尔博士亲自写的，他仍然活着，现年 88 岁，住在西柏林。

在这封性命攸关的信上，蒂尔博士在签名下大胆地印上了自己的电话号码。

哈里森·阿什克罗夫特博士别无选择，只有拨打那个号码。

蒂尔博士亲自接了电话。他的声音深沉，坚定，口气确凿。他说起话来头脑清醒，十分肯定，听不出有老迈的语气。不错，他有信中提到过的证据。不，不能在电话上详谈。不过，他倒十分高兴在柏林自己的家里接待阿什克罗夫特博士，并让阿什克罗夫特博士自己亲自看看以做出决断。

这种邀请是无法拒绝的，阿什克罗夫特博士的好奇心越发强烈了。

三天前，阿什克罗夫特只身一人到达了西柏林，下榻哥宾斯基饭店，店门正好离开库丹门不远。他立刻去拜见了马克斯·蒂尔博士。会见是友好的，谈兴盎然，富有说服力，想到有机会获得真相，其学者之心不禁怦然而动。

他意识到，要想搞清事实的真相，就得挖掘元首暗堡旁边曾是花园的地方。历史书记载，希特勒和爱娃·勃劳恩的遗骨 1945 年就埋在这个花园里。这里有一个问题：元首暗堡位于将城市东西分开的柏林墙的东柏林一侧，是在一块无人地带，周围是水泥墙和电网，还有东柏林士兵把守，要获准进入安全区挖掘，阿什克罗夫特不光需要得到共产党东柏林政府的许可，还要有苏联政府的许可，而苏联早就认为希特勒死亡一事已成定论。所幸的是，阿什克罗夫特在东柏林有个地位颇高的

朋友。

多年前，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在伦敦萨沃伊举行的现代历史学家的国际秘密会议上，阿什克罗夫特和东德的奥托·布劳巴奇教授在同一小组讨论。阿什克罗夫特和布劳巴奇发现，他们有很多共同点，包括对第三帝国的兴衰和阿道夫·希特勒有着相同的兴趣。阿什克罗夫特在其牛津的家里款待了布劳巴奇，此后在东柏林和他见过几次面，他们的友谊主要是通过书信传递成熟起来的。物转星移，布劳巴奇教授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中的地位越来越显赫。现在，他成为东德内阁中十一位副总理之一。

假如有人要在东柏林一个戒备森严的禁区内挖什么，那么，布劳巴奇教授显然是可以联系的有影响的人物，所以，阿什克罗夫特与他的老朋友取得了联系，这位老朋友热情地接见了他。布劳巴奇认为这个要求很不一般，但有可能得到答复，因此答应尽量赢得其内阁同僚们对挖掘的赞同。

前天晚上，布劳巴奇给了答复。获得许可，阿什克罗夫特可以进行他的挖掘。

阿什克罗夫特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给在牛津的女儿埃米莉挂了电话，告诉了有关他的进展情况。埃米莉同样为其父的消息而兴奋，想要搞清蒂尔博士所说的希特勒没死在元首暗堡的证据。阿什克罗夫特欲言又止，不想在电话详谈。他更喜欢等待，希望等他带着可能是书中的一个惊人的结尾的情报返回伦敦，然后再详细说给她听。

“我打算后天开始挖掘。首先，我想开个记者招待会——”

“什么？”埃米莉打断了父亲的话。

“记者招待会。就几个西柏林的上层电视台、电台及报纸

的记者。”

“可这究竟为什么？那不是你做事的风格，爸爸，提前公诸于世！”

“我会告诉你为什么，”阿什克罗夫特耐心地回答。“既然蒂尔博士的理论要验证，在这么多年以后，我就突然想，兴许还有别人像他一样了解希特勒，了解希特勒末日的情况。这些人可能受到鼓舞，带着新的信息前来。埃米莉，我打算让我们的书成为最后的箴言，绝对的真理，这便是其中的原因。”

“哦，爸爸，我希望你别那样干，”她反对道。

“你是什么意思？”

“别把这事张扬出去。我拿不准怎样对你说，只能这样讲。你享有纯学术上的世界知名度。你在写作中表现得很保守、追求精确度，这已经成了你的商标。我们的希特勒一书必将是你事业的顶峰。别用远离现实的推测把书弄成画蛇添足。我知道你见到了这位蒂尔博士，耳闻目睹了某种证据，但有可能是伪造的，错误的。它会使你——我们——显得愚不可及。蒂尔博士的猜测与每一个强有力的现存的事实相悖。1945年希特勒的确在元首暗堡开枪自杀并给了爱娃·勃劳恩氰化物一同自杀的。人们看见他们的尸体抬到外面焚烧。他们被焚了，那些都是事实。”

阿什克罗夫特犹豫了片刻。在他们5年的合作中，他很少与其女儿发生争执。可是，此时他却说：“也许是这样。也许，埃米莉。让我们弄确切，我不得不继续干下去。”

他迅速地进行一切，决心解开这个最后的谜。

至于挖掘一事，他已经给奥伯斯塔特建筑公司挂了电话，这是一家特别推荐给他的公司。接着，他为今天的记者招待会

做了安排，只限 12 名记者，4 名来自电视和电台，其余则来自各大报刊。

从头到尾，记者招待会开得很顺利。长达一个小时，没有受到记者的打扰，他一直说下去，末尾回答了提出的问题。大家早就知道他写的希特勒的书。但是，他宣布，他来这儿的目的是对阿道夫·希特勒和爱娃·勃劳恩的死做最后一次调查。某些“新证据”需要他在埋葬的老地方进行挖掘，并重新细查。记者们对此提出了许多问题，但他始终很戒备，没有说出“新证据”，以及如何获得这种证据。他没有提及马克斯·蒂尔博士的名字。

现在结束了，记者招待会获得成功。如果还有更多的老的纳粹时代的人上、见证人，这种宣传会把他们吸引出来。

他站在饭店前，欣赏着川流不息的库丹门街的人员和车辆。这是全世界他最喜欢的街道之一。它让皮卡迪利大街和皮卡迪利广场显得华丽得有些俗气，可它确实有香榭丽舍大街的富丽堂皇，只是它更热闹。他用眼扫视了一下宽敞的人行道，人行道两边有不计其数的玻璃展窗，枝叶繁茂的绿树犹如哨兵一样站在街道的两旁。

随即他想朝建有凯撒皇帝纪念教堂的布赖特·斯凯布拉兹大街蹀躞一下。教堂是座用玻璃钢建造的八角现代低矮房子，紧挨着未经修复的带有战争裂痕的原教堂钟楼，看上去极不协调。也可以去参观一下“欧洲中心”，它有三层楼商店、剧院、咖啡馆，19 层是办公楼，顶端有一巨大的圆形标志，做的是“奔驰”广告。他也可以到新罗马咖啡馆里逗留一会儿，这家新馆不及他年轻时见到的旧馆一半好，但仍然具有怀旧情调，咖啡一点也不难喝。

或者更明智一点，他可以转过身来，不远几步便到他在哥宾斯基的客房。在明天挖掘查清事实真相前，再看一下希特勒元首暗堡的建筑图。

真相和希特勒赢了，没时间用来消遣。

哈里森·阿什克罗夫特吸着夏季温暖的空气，开始沿着库丹门街向南，朝哥宾斯基角落的咖啡厅走去，这家咖啡馆门外摆满了桌椅，从那里他可以拐进奈斯特拉人行道，直通向哥宾斯基宾馆大理石装饰的入口处。

哈里森·阿什克罗夫特迈着轻快的步伐（72岁了身体还很硬朗，且有明确的事业目标），走向拐角，他满脑子都在想德尔博士那异乎寻常的证据，想明天的挖掘，希特勒的末日。

他来到拐角，横过马路，走到哥宾斯基角落的咖啡厅，然后向右拐，朝饭店大门走去。

此刻，转过弯，正要挪步前行，他听到有人大声喊他的名字，或者说他想好像有人喊他的名字，于是本能地转头去看谁喊他。

然而，什么也没见着，看见的只是一辆重型卡车的大挡板摇摇晃晃地驶入人行道，遮住了他的视线。突然间，卡车尖叫起来，在路边石上一垫，高高升起来，将拐角处的花盆压得粉碎，就餐的人尖叫着疯了似地向后退。

接着，卡车一时失控，急速转弯，在人行道上咆哮着朝他奔来。

车前的巨大挡板和轮胎朝他直逼压下来，这猝不及防的恐惧使他惊呆了。

卡车挡板与他撞了个正着，犹如重重的一拳，将他击离地面，抛向空中，又跌落在边道上。

他脸朝下重重地摔在地上，处于半昏迷半清醒状态，头破血流。他试着从人行道上抬起头，抗议这种暴行，而这时，他发现，卡车在向街心歪歪斜斜地疾驶时，挡板及厚轮胎竟再次朝他直碾过来。

他虚弱地试图举起手来让汽车转向，可是轮胎压在了他身上。这是他一生中所能见到的最后一件事情。

轮胎碾过他，把他碾扁，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

黑暗是瞬间的，也是永久的。

* * *

葬礼之后，埃米莉坐在家用黑色戴姆勒轿车的后座上，心中倍感凄凉。在她从葬礼开车返回牛津时，她的第一反应和愿望就是向父亲告诉有关仪式的情况：出席葬礼的有学院的知名人士，数不胜数的朋友，他所有的亲戚，还有来自伦敦的好几位仆人，还有布蒂克威尔书店他们最喜爱的职员。她想和父亲共同分享这一切，她想像以往那样与父亲无话不讲一样跟他讲讲有关情况。可这时车颠簸了一下，使她意识到她不可能了，因为父亲已经不在在了，他已在九泉之下，离开了人间。这令人难以置信。在她有生以来，这还是头一次，他不在那里了。

这时，她意识到谁还在。在戴姆勒轿车后排座挨着她坐的是帕梅拉·泰勒，他们的秘书兼打字员。泰勒人胆小，红头发，正在用另一块手帕轻轻地擦着红肿的眼圈和哭肿的鼻子。在埃米莉的另一侧，是她的叔父布赖恩·阿什克罗夫特。他直挺挺地坐着，向前凝视着司机和乡村的田野。他 69 岁，是她父亲的弟弟，现为伯明翰一家会计事务所所长。

现在他们都没眼泪了，哭干了眼泪，感情被耗尽了，在她父亲的房子——她的房子——里作葬后接待时不免又要哭泣一

番。这所房子离大学有几个街区，她父亲在那里住了一辈子。

噩耗是在傍晚时分西柏林警察打电话通知的。埃米莉·阿什克罗夫特小姐吗？这儿发生了一件严重事故。你父亲，哈里森·阿什克罗夫特爵士，被一辆卡车撞死了。司机撞后逃之夭夭。你父亲当场身亡，很遗憾，真是太遗憾了。

还说了更多，但埃米莉不能够再听下去了，她彻底震惊了，她根本不相信。于是，她试着给他们的老家庭医生挂了电话，毫无道理的幻想，以为他能救活她父亲。但是，这位医生早已知道这个现实，立刻赶过来，给了她镇静药，然后又叫来帕梅拉。帕梅拉依次把大学里阿什克罗夫特的几个最要好的朋友召来。

这是一个难熬的时刻，她整个生命中最糟的时刻。

而且她已不能再去依靠杰里米了。那是另一种死亡，不可与这个——她父亲的死——相提并论，可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令人悲哀的一个前奏。那要差不多追溯到半年前，在杰里米·罗宾逊成了她生命的一部分达一年之后。这起始于埃米莉应召前往伦敦，为 BBC 写一部关于第三帝国兴衰的电视纪录新片，并担当主持人。她的镜头拍摄得十分顺利，具有专业水平。工作干完之后，她愉快地接受了杰里米的邀请，出席了为他们举行的告别晚餐。

杰里米从一开始就吸引了她。他中等年纪，英俊潇洒，魅力无比。说实在的，他是个已婚男人，有两个小孩。杰里米想搞婚外恋，但埃米莉犹豫不决。她以前有过这种经历，知道这么做是死路一条。杰里米向她担保他在和妻子闹离婚，想尽可能快地和她结婚。埃米莉放弃了抵触心理，尽管她没有搬过来和他一起同居，他俩还是成了一对情人。

他俩常在靠近电影厂的他的临时寓所里幽会，每次都令人兴奋、心旷神怡。埃米莉打头就告诉了她父亲关于杰里米的事。哈里森爵士立刻表示赞同，因他自己希望女儿幸福。后来，六个月前，杰里米打电话取消了他俩在乡下通常的周末幽会。他被指派为 BBC 改编《娼妓弗兰德》，领衔主演的是正在走红的年轻女伶菲比·埃尔斯莫尔，这是个美差，不过准备工作使他那个周末脱不开身。此后，他又取消了三次周末约会，最后根本就不打电话了。后来，报纸上登出了令人震惊的预告：杰里米·罗宾森，已离婚，准备娶菲比·埃尔斯莫尔为妻。

这是她经受的最卑劣的屈辱。埃米莉一连好几天不能面对面地和父亲说。不过，在她告诉了父亲之后，父亲反倒安慰她，说知道了他是那样的人，与他相处下去没有好结果，反不如现在分手的好。

她受到的伤害依旧存在，但正在逐渐消失。她很现实，心里清楚她的伤痛并不在于失恋，而是自尊受到伤害。不久，回首往事时，她能够发现她真正想要的不是杰里米这个人，而是婚姻的和谐，一个家，她自己的孩子，想改变一下生活环境。她曾经想放弃讲课，不再专注于研究和写作，这种想法比杰里米对她更有吸引力。当然，她喜欢他。然而，一切烟消云散时，她能够看清和杰里米结合兴许是一场灾难。在伤害凝结成厌恶之后，便开始不再记挂他，庆幸摆脱了他，心中反而感到畅快了许多。

谢天谢地，她拥有了一份有退路的工作。她以新的精力投入到完成希特勒传记中。渐渐地，这本书和她父亲再次成了她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

可是现在，父亲的遇难成了所有损失中最为惨重的损失。

接到她父亲去世的电话之后，活着的人做了该为死者做的一切。埃米莉本想飞往柏林，和父亲在一起，陪他回故里，但理智占了上风。有人帮她给柏林警察总局挂了电话，她说明了身份，接着转给了沃尔夫甘·施米特。施米特用美语同她说话。局长的态度热情，体贴入微。他重申了事故的真实情况，接着又尽力说得更详细一些。卡车失控，越过路边石，撞到人行道上的阿什克罗夫特博士，将他抛到街心，然后又不巧碾过他，阿什克罗夫特博士当场被压死。喝醉的司机驾着卡车——当然啦，他肯定是喝醉了——逃之夭夭。因为当时处于混乱之中，对车的描述迥然不同，不过还是做了不少追查工作。施米特局长几乎没抱成功的希望，只是对这次事故感到非常悲痛。

此后，她的叔父逼埃米莉休息。帕梅拉一直用电话联系，作出了最终安排，尸体从西柏林空运回牛津。

至此一切都结束了，她父亲平静地长眠于九泉之下。他那部巨著没有写完，只剩下她孤零零的一个人。

她眼睛干涩，身体虚弱，精疲力尽，直愣愣地坐在无声的轿车后面，尽力想住后怎么办，可除了后两小时的守灵外，别的什么也想不到。

她想擤一下鼻子，伸手到靠在脚跟旁的手提包里找手绢。她把包拿到腿上，打开，竟发现在钱夹和化妆包上有两个信封，这倒使她不无吃惊。从下面找出手绢，用了一下又放回去。她对这两封信产生了好奇，接着她想起来了。早上离开家去送葬时，她注意到帕米拉把当日的邮件放在她的桌子上。她毫无心绪地顺手翻阅了一下，确定大多数小长方形信封里面装的全是唁电。两个较长一点的信封也在那里，信封上都贴着德国邮票，一封上面的邮戳是东柏林，另一封上是西柏林。真

怪！她纳闷谁会从德国给她写信。但是，没有空拆开读其中内容，叔父布赖恩和帕米拉已等在门口要陪她去参加葬礼。她把两封信塞进手提包，便匆匆地离开了。

现在这两封信放在手提包里还未打开，等着启封。她有些踌躇，但还是把它们拿出来，把手提包搁到一旁，撕开了第一个信封，这封盖的邮戳是东柏林。

里面的信只有一页纸，是手写的，信笺头是凹凸印花字，标明为奥托·布劳巴奇教授。她回想起布劳巴奇来，她父亲的好朋友，历史学家，研究第三帝国及希特勒的专家，现为东德的一位副总理。她父亲在遇难的前一天还谈到过布劳巴奇，通过他获得了在希特勒的旧元首暗堡周围进行挖掘的许可。她回忆起和布劳巴奇见过一次面，一个呆板的有点身高马大的德国人，但却很谦让、仁慈。

他的信是用英文写的。

亲爱的埃米莉·阿什克罗夫特：

当我从电视上看到，并在日报上见到你父亲意外罹难的消息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就在头天晚上，我还和他谈过。当我通告他在元首暗堡附近挖掘获得了许可时，他从来没有那么精神抖擞，信心百倍过。

我的心情很沉重。几天来，我无法提笔写信。不过我现在想这么做。我想向你转达我个人的最深切的哀悼并向你致以问候。我们俩都将深深地怀念一个伟大而又谦逊的人。

我依然不能相信并接受你父亲就这么走了的事实。这简直不可能像一场事故。虽然撞了就逃的事件时有发生，但我可以说在这个特别的情况下，怎么说也不可能出这种